

因果輪迴實錄

印光法師鑑訂
俞明哉居士選錄
陳慧昶居士譯述

[敘](#)
[輪迴類](#)
[入冥類](#)
[戒殺類](#)
[補遺類](#)

敘

吾友俞君明哉，感世道日非，天災人禍，循環交迫，莫可挽救。此之現象，果何自而來乎？昧者自昧，明者自明；若不仗清醒者警發晨鐘，則莫能覺迷昧者之幻夢。舉世滔滔，殺盜淫妄乃感召天災人禍之確因，此理實極明顯，聞者試省而察之，當噤然而懼，恍然而覺。夫因果豈空談理論而已，自古迄今，歷史筆記之所載錄，鄰里閭巷之所聞見，班班鑿鑿，豈欺我哉！證之佛說三世因果之理，探本窮源，無可諱辯；苟猶不信，可謂喪心病狂。吾師 印老法師嘗曰：今天下之災禍，種因在宋儒闢佛，撥無因果，徒以誠意正心教人，難矣。不信因果報應，而能誠意正心者有幾人？上智者不易得；中下之人，雖有因果報應之昭著，猶難自克；再從而闢之，是誠啟小人肆無忌憚，欲其不殺盜淫妄，豈可得乎！吾友有鑑於是，欲將因果報應之說，普遍宣傳，使婦孺習聞，而泯邪僻之萌，誠為根本之救治。以歷史筆記不能普及，乃選前人真誠可靠及近時事實確鑿之記載，屬余譯成簡明之白文，以便稍識字義之男女老幼，互相講閱，俾得窺因果報應之若事若理，明瞭無疑，展轉勸化，俾修省有自，不敢作惡，則天災人禍，無形消泯，是誠根本之救治，其利溥矣。愧余之筆，未能暢達，有負吾友！

民國二十三年春陳慧昶謹敘於弘化社

●輪迴類

◎說人同物死後靈性不滅之理（黃涵之居士）

黃涵之先生說：靈性是不會變，也不會滅。靈性在人身體裏，像人住在房屋裏；身體會死，靈性不會死。靈性離開了身體，就叫人死了，實在死的是身體，靈性並沒有死，不過靈性同身體離開了；靈性離開了身體，就像人不住在這所房屋裏了。若是這人活的時候造過孽，他的靈性就要投到畜生的身體裏了；但是，身體雖

然變了畜生，靈性實在還是這一箇，像換了一所房屋一樣。所以說畜生的靈性，是同人一樣；好比藥草雖在鍋裏炮炙煎煮，性質平和的還是平和，毒的還是毒。無情的草木將他燒成了灰，他的性質尚不滅，那有人和一切動物的靈性，反不如草木，而會消滅呢？

◎紅廟僧墮落輪迴（竹窗隨筆）

蓮池大師說：總戎楊公對我說，他死去的哥哥，在十三四歲時，忽說北方口音的話，說平常只說南方好，南方好。又叉開兩手說，現今生在這裏，來得好，來得好。問他什麼緣故？他說前生是山東某處紅廟裏的和尚來投胎的。老總戎以為是妖，要打死他；他從此不敢再說，第二年就死了。

◎二豕對語（見聞錄）

蕩益大師說：淞江有一人姓朱，專作收買豬子賣肉的生意。崇禎己卯年正月，一夜二更時，到廁所大便，聽得有人說話，疑是盜賊；拏了棍尋去，這聲音乃在豬圈裏。一說苦得很，我明天要捱殺了。又一說：你應當作豬七次，今已六次，罪苦快脫離了；我應作豬五次，今才第一次，我的罪苦長得很呢！這人聽了豬子說話，才曉得畜生完全是人轉變的，從此不作賣肉的生意了。

◎投豬還債（見聞錄）

蕩益大師說：南安縣山裏，有居民半夜起來，看見一人，趕了一人到鄰居家去；那人不肯進門，說我只欠他家三分銀子；趕他的人，用杖打他進去。居民看了很奇怪，明天早起到鄰居家探問，生了一隻豬；心疑這豬的價錢，不止三分銀子。沒多日，這豬落在糞坑裏淹死了，果然有人出三分銀子買去。

◎投牛還債（見聞錄）

蕩益大師說：湖州府武康縣有一差役，在路上遇一男人兩女人，他跟了走，到一姓駱的鄉紳家門前；這三人一同進去了，很為奇怪，等到將夜，不見出來。問看門人，以為胡說，兩人爭吵；主人得知，也很疑心，查問各房有無生產，只有牛棚新生三隻牛，一雄兩雌。主人叫差役去看，三隻牛的毛色，同那三人的衣服，是一樣顏色，這三人是投牛了。後細打聽，都是欠駱家租米的人；三隻牛長大，力有大小，力大的是欠債多的，力小的是欠債少的，竟是分毫不差。

◎二豕謀逃命（隋書）

隋朝開皇末年，有渭南人，寄宿在一人家，半夜聽得豬說話。一豬說年底了，明天要殺我作菜了，到那裏去躲呢？一豬說到水北邊姊姊家去；二隻豬竟同逃去。天明，主人不見豬，疑是寄宿人偷藏；告知主人夜裏聽得豬的話，果然尋到了。

◎尤廿三死後投牛（夷堅丙志）

洪邁先生說：有長洲富人，尤廿三，住大瀆村，紹興三年病死；那時崑山東鄉人家，生了一隻小白牛，鬣下黑毛長成七字，是「尤廿三曾作牢子」。他窮時是作看監牢人，暗作惡事，所以投了牛。他兒子拏二萬錢去贖，那人家不允許，後來這牛老了捱殺死。

◎犯邪姪死後投豬（果報見聞錄）

靈隱晦大師說：康熙八年六月，蘇州城過街橋趙德甫豆腐店，有兩隻豬，要賣二兩五錢銀子。十五日夜，豬忽說話，說我們因前世犯了邪姪，今生投豬，快要捱殺了。趙德甫夫妻當作街上走路人說話，仔細一聽，這聲音乃在豬圈裏，很驚奇。十六夜，又聽得一豬說：今天是中元節，地官赦罪，玄妙觀作黃籙大醮，我們要能免了殺，一同到西園去修行。一豬說：我願意到玄墓去。趙德甫夫妻聽了，更加害怕。這事傳出，鄰居汪俊思，出了一兩六錢銀子，買了放生。許孝酌親見此事。

◎變豬還債（果報見聞錄）

康熙癸丑年春，常熟橫塘屠戶劉七，一兩銀子，買了一隻豬；因忙，請人代殺。夜夢豬變人說道：你今天肯出一兩二錢銀子買我，我前世該那人的債，就算還完了，可以投人；現因少賣二錢銀子，還要投豬一次，補還他的債。此次你親自殺我，只捱一刀的痛苦；請人代殺，怕要多受幾刀的痛苦。那豬又託夢賣豬的人說：我前世該你一兩二錢銀子，你今天只賣我一兩銀子，我還要投豬一次補還你。賣豬的人說：不要你補還。豬說：你雖不要我還，那陰間的官，不肯允許；但是賣豬殺豬，都是很罪過，勸你們不要作這生意。第二天，賣豬人同殺豬人當面說比這夢，心裏害怕，從此都改了業。

◎奸姪寡婦死後投豬（果報見聞錄）

崑山小瀆，鄔翮如，向人要條銀，還他兩隻小豬；翮如欠內兄沈伯蘧的銀子，也將這兩隻小豬作抵。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夜，他阿弟鄔右式，夢在豬圈邊，遇一男人說姓李，生前因奸姪一寡婦，今罰投豬，四蹄白色的豬是我；你哥哥要拏我抵還沈伯蘧的銀子，伯蘧是我的女婿，你可說明這因果，叫他切不要殺我。右式夢醒了，家中人剛剛在豬圈裏捉這豬；說明此事，鄔翮如兄弟，親送這豬到安禪庵放生。

◎變驢還債（果報見聞錄）

康熙二十年，旌德縣十二圖地方，劉英，號叫惟一，作按察使的書辦，前往寧國縣放債；因路遠，買了一隻驢坐騎。一次到東岸地方，那驢不肯快跑，僕人用鞭

痛打。驢忽說話，說前世少債不多，今將還滿，不要打我。劉惟一聽了大喫一驚。後在東岸造一涼亭，給過路人歇腳，從此很作好事，子孫都入學。

◎犯貪業墮落投驢（果報見聞錄）

金陵華山有一居道人，不信因果報應，貪喫庫房的東西；後淹死在門前戒公池裏，託夢達照和尚說，我已投了驢，明天要來還債。第二天果然來了一隻驢，叫牠居道人，就很快跑來，且常到庫房想喫東西，像前身作人的脾氣一樣；幾年後，落在池裏淹死了。

◎父造殺業兒媳墮入畜道（信徵錄）

吳蘭墅先生說：康熙丙子年，杭州油燭橋豬行老板吳德甫，殺豬賣肉三十多年，一兒一媳，六月裏接連死了。九月裏，德甫夫妻，夢見兒媳歸家，兒子穿的白衣，腰巾黑帶，媳婦穿褐色衣，說到閒壁鎮夏家投狗，求二老來看我們，認衣服的顏色。德甫夫妻驚醒，第二日到夏家去看。夏家夫妻，夜裏也同樣作了這夢，在夢中問他二人，你是吳家的子媳，為什麼到這裏來？答說：來投胎，求你們可憐。又見兩男一女闖進來，夏家夫妻驚醒。早晨吳德甫夫妻來問：你家媳婦生產麼？夏家回說：兩箇媳婦都沒懷孕，只有母狗，生了幾隻小狗。一看三隻雄，兩隻雌；內有兩狗，像夢中兒媳衣服的顏色。吳家夫妻，哭訴他兒媳託夢的情形，都很驚奇。兩狗離了喫乳時，由吳家帶回家去。

◎十七人投入豬狗胎（信徵錄）

吳蘭墅先生說：康熙壬寅八月，在江于中沙一家香行宿息；五更時，聽有許多人打門很急。店主疑是強盜，起來在門縫偷看；見門外有一差人點名，共十三人；又一差役，拏棍趕點過名的到屋後去。另有四人要同去，那差人喝道：你四人是到隔壁王贊明家去的。差役又拏棍趕那四人到隔壁去。第二日早起，後面豬圈，生了十三隻小豬，王贊明家生了四隻小狗。

◎旗牌官投三世豬胎（信徵錄）

金文通公，作通薊道時，有一旗牌官，自說投過三世豬，最苦是殺後零碎割肉；後求陰官慈悲，允投驢。一次馱一客，遇了強盜追趕；心想：客人捱劫，我的罪。因用力跳河，客人逃去，我淹死在水裏。陰官因我忠心救主，此次投入，且有小官職，今世能作旗牌官終身。金文通公，在綠野堂中，常常對人說這事。

◎作官冤殺人命墮入畜道（信徵錄）

江南一武官，自說有一世作官，冤殺一囚犯，死後，陰間罰投馬，在棧道中馱客，心裏記得前生事，但是不能說。一日遇了很急的差事，走在最險的山路上，捱

鞭打非常痛苦，想跳下山崖死。又想：前世因冤殺了人，墮落畜生道裏；如再作錯事，永無出苦的日子了。念頭一轉，安心忍受。今生投人作官，投馬的痛苦，還記得清楚；因特作軟鞍幾百送棧道馬行中，因木鞍壓得馬背很疼痛。這事是方伯王邁人先生說的。那武官左腿上，還生有馬的皮毛數寸，人多相信。

◎奸臣墮落惡道常遭天雷打擊（人海記）

查慎行先生說：李林甫很姦惡，雖得了好死，但是死後轉生，屢捱天雷打。在唐朝元和時，惠州雷打一妓女，脅旁有李林甫三紅字。宋朝紹興時，漢陽蔡家女兒，捱雷打死，也有紅字，是唐相李林甫。明朝洪武時，吳山陸允誠家殺雞，雞背有李林甫三字，是已在畜生道中受苦了。

◎豬現人形（信徵錄）

沈紹蓮先生說：有一徐漢才，在皖城殺豬賣肉，每天要殺十幾隻豬。幾年後，一日將夜回家，見店裏掛的豬肉，都變了人形，大嚇一跳！因信畜生都是人變的，人投畜生，畜生投人，輪迴可怕；請和尚拜懺超度，不作殺豬生意了。

◎馬驢對語（居易錄）

王漁洋先生說：淄川縣鴛橋，王家馬驢忽對語，且嘆說，你的苦要滿了，我在這裏，要受苦十年。甲戌七月初八日事。

◎忤逆子死後投豬（香祖筆記）

王漁洋先生說：邯鄲人侯二，不孝父母。母親給米討飯子，他發怒打罵，要趕出母親；妻子哭勸，無效。不久滿身生毒瘡，破爛死，死後託夢他兒子說：我因忤逆母親，罰到京城宣武門西車子營，張二家投豬，你快去救我！他兒子趕去，果然這人家新生一豬，豬身人面，像他父親。這人家不允他兒子買回。康熙三十九年事。

王漁洋先生說：他有一同考的朋友，邵嶧輝，號士梅，濟寧人，自知前生是寧梅州人，己亥年中進士，作登州教官；親到前世住的地方，訪他的兒子，替他計劃生活，且教他讀書，中了秀才。士梅自知只有縣官的祿位，作了吳江縣告病歸家。他夫人早死，他曉得投生在陶家；等他長近二十歲，娶他重作夫妻。河南給事張文光，記得三世事。李嵩陽御史，樂安李煥章貢生，都能記得前生事。這都是我親見，最確切的事實。

◎群馬悲語（閱微草堂筆記）

交河習潤礎，雍正乙卯鄉試，晚宿石門橋客棧，房近馬棚，夜深人靜，馬忽說話。一馬說：今才曉得餓的苦，前生短藏的草豆錢，現在在那裏呢！又一馬說：我們多是養馬的人投來，受了報應，才曉得生前的錯，活在世上是不醒悟的！又一馬說：陰官不公平，王五為什麼可以投狗？又一馬說：陰差說王五妻子，同兩箇女兒，都姪賤，偷他的錢給奸夫，可抵一半罪。又一馬說：罪有輕重，姓姜的投了七次豬，受宰殺的苦，比我們的罪，又更重了！習君輕輕一咳嗽，馬就不說話了。習君常對養馬的人說這果報事。

◎常喫雞肉死後投豬（閱微草堂筆記）

紀文達先生說：王文安的姨母，是我先太夫人的五妹妹，他說在未出嫁的時候，一天坐在帆影樓中，看見河邊一隻官船，有一中年婦人，伏在窗上哭，看的人很多。奶媽來說，是某知府的夫人，午睡夢見他已死的女兒，捱人綁了殺，悽慘可憐，嚇醒，哭聲還在耳邊。聲音在鄰近船上傳來，叫婢女去探，鄰船殺了一隻小豬。婦人夢裡看見女兒的腳用繩綁，手用紅帶綁，這小豬前後腳綁的繩帶，與夢相同，知這小豬，是女兒投的，心裏悲痛大哭；把小豬買來葬埋。他家男女傭人，都說這女兒十六歲死的，生前性情很溫和，歡喜喫雞，每天殺一隻雞。這是殺生的果報。

◎隔世不昧前因（閱微草堂筆記）

紀文達先生說：六道輪迴是的確確的。恆蘭臺的叔父，生下來才幾歲，自說前生是城西萬壽寺的和尚，能拏筆畫出這寺的大門路徑，大殿走廊，花樹擺設都相合；但是他一生不肯到這寺裏去，不知什麼緣故。

◎記前生漸長漸昧（閱微草堂筆記）

紀文達先生說：親戚袁愚谷制臺，（名畔守侗，長山人，死後稱清愷公。）小時同我在一處讀書，他說三四歲時，還記得前生的事，五六歲時，恍惚不很記得了，現在只記得前世是一歲貢生，家離長山不遠，姓名籍貫，家裏的詳細情形，完全忘記了。又說四五歲時，夜裏能看見物件，同日裏一樣；到七八歲以後，就漸漸昏闇。十歲以後，完全不看見；或半夜睡醒後，偶然能看見，一霎時就不看見了。十六七歲以後到現在，一二年中，或有一兩次能看見，像電光一樣的快就過去了。這全是欲念一天多一天，那神明的清爽，一天減一天的緣故。

◎貨郎投騾還債（閱微草堂筆記）

辛彤甫先生記異詩曰：六道誰言事杳冥，人羊轉轂迅無停，三絃彈出邊關調，親見青騾側耳聽。這是康熙辛丑年，辛先生在我家教館時作的詩。因某貨郎，借我先祖父的錢不還，且說負心話；先祖父性很曠達，惟有一笑。一天午睡起來，對先父姚安公說，某貨郎已死，剛才夢見他；忽報馬房生了一隻青騾，都說是貨郎來還

債。先祖說，欠我債的人很多，何以只有某貨郎來還？某貨郎欠錢多家，何以只來還我？事有巧合，不要說得像，叫人家子孫出醜。看馬房的人，對青驪戲叫某貨郎名字，驪即抬頭，作發怒的樣子。貨郎在生最喜彈三絃，唱邊關曲調；有人對他唱這曲子，他就豎起耳朵來聽。

◎有隱惡投入狗胎（梁溪雜事）

陳近思，號叫九川，是很有學問的君子人，不信輪迴事。嘉靖十三年九月夜，經過城隍廟，時已半夜，見一穿白衣的女人，同一和尚，由廟裏跑出來，那和尚像惠山寺的慧奎。近思追去，他們跑得很快；追到西門，隱入王思任家。近思同思任是好朋友。第二天，思任說：昨夜家中生了兩隻狗。

◎吳徵君靈性不昧（郎潛紀聞）

陳康祺先生說：吳農祥徵君，（徵君，是有學問的人，皇帝請過他的。）在喫乳的時候，能說明朝建交時代亡國的事，十歲後不說了。徵君同吳任臣先生，生在一地方，小時都博學能文，人都稱他們是虎林二吳。

◎惡人投入畜生道（尊鄉贅筆）

齊學裘先生說：有宜興縣的鄉下人許杏元，死後投牛，背有白毛，生成許杏元三字。又有宜興城裏任伯益，行凶作惡，親戚朋友都怕他如豺狼；死後投豬，肚下白毛，長成任伯益三字。又有潘阿喜，欠蔣船戶妻子的錢不肯還，死時對妻子說，我死了，要投狗在蔣家船上，罰我還債，黑頭黃身。隔了一天，他的妻子，到蔣家船上去望，果然生了幾隻小狗，有一隻，是黑頭黃身，抬了頭向他妻子叫喊，像求可憐的樣子。他妻子不忍丈夫作狗，還了蔣家的債，抱了這狗回家去養活。

◎作隱惡罰投狗胎（清波小志）

徐逢吉先生說：萬松嶺陳內侍，在紹興十五年夏天，坐在露天下乘涼，忽見外邊有黃衣的差人，帶領了三箇人，由北向南；第一箇穿金紫衣，第二箇穿紫衣，第三箇穿青衣，都到劉供奉家門前，逼他們進去。後面二人說道：彥通呀，你早聽我的話，也不致於到這裏來了。陳內侍心裏很奇怪，第二天，聽說劉家生了三隻小狗；陳內侍將看見的情形告知劉家。狗長大，叫彥通的名字，內有一狗奔來。

◎豬現父面張屠改業（酌泉錄）

無錫黃迴谷先生說：新安鄉有一張屠戶，殺豬很多。一天，到豬圈裏綁豬；有一隻豬，忽變了人面孔，像他父親。張屠急急叫他妻子來看，果真是他的公公，大家很傷心痛哭。不多時，那豬還變原形死了；張屠買了棺材，把死豬埋葬，改業不喫豬肉。

◎善人子再來投胎（酌泉錄）

陳萃，號叫集之，從小就失去了父親，家裏很窮，性喜讀書、作好事；娶妻姓杜，生一兒子，名叫善才，很聰明，七歲出痘死了。集之很悲痛，用墨在兒子左股上作一記識，禱告說：望你再來投生。從此夜夜號哭不忘。一夜夢善才來說：我來投生已有了定期，父親不要悲哭了。到辛丑年上元夜又夢見說：兒子再來了。這夜果然生了他；後作觀察，名叫筠堂，左股上還有墨色記識。觀察常說：我們讀書人，不信輪迴，從前探環披甲，許多輪迴的證據，都說是假的，其實因果輪迴，是千真萬確的。

◎張子蒙記得前生（酌泉錄）

嘉靖年時，無錫張蘭涵，號叫子蒙，是一秀才，兩歲能說話，說前世的事很多。六歲時到惠山去，經過五里街，遇了姓敖的老太，大哭奔了他懷裏說：這是我前生的母親。說前生的事，一點不錯。以後敖老太常到張家，同親戚一樣。蘭涵七歲出痘很重，敖老太說：他前世是出痘死的，今次幸得好了。病後，蘭涵不記得前世的事了。尤鏜，號叫伯升，同他在一處讀書，知此事很確。

◎生人作冥差（酌泉錄）

蠡峰地方，有一姓鄧的鄉下人，人都叫他鄧野狐，常到陰間作差役，到陰間去的時候，暈倒在地，像死了一樣，不能搬動原地，經過兩三箇時辰就蘇醒了，醒了以後，肚裡很飽，是受了亡靈人家的齋供。有友人問他：可以同去麼？他說可以。一天那人正睡，他又到陰間捉人，攝了友人的魂靈一同去；那次被捉的有九人，都送去投豬。鄧陰差醒轉，那友人睡了一天不醒；家裡人很驚慌，來問他。他到生豬的人家去查看，生了十隻小豬；拏一隻擲死，說跟我歸家，友人就醒了。他在陰間當差三年，這是乾隆年間的事。

◎李嵩陽不昧前因（尊鄉贅筆）

李嵩陽邦邱人，一榜起家，到江南作視學，人都稱他是明公，能知前世事。小時說前生姓劉，住在縣城東關，苦心念書，中年入學。一天偶然有病，（指今生）到藥店買藥，遇了姓李的舊友，請他到家裏去，忽推倒他，拏紅紗罩住他，覺得很悶氣，沒多時出來，就不記得前世的事了。這事同明朝彭城萬年山壽祺的事相像。

◎一念善惡人畜分途（守一齋筆記）

金捧闡先生說：武進劉文定公的太翁省度先生，祖居張王廟前，同住多家。文定公太夫人生產的晚上，他太翁出去請接生婆，見未及盤問。回來時，已經生了一箇孩子，就是文定公。明天問同住的人家：有作佛事的麼？都說沒有，只有一家，

生了十二隻小豬。文定公因胎素不喫葷腥。看他們十三箇和尚，人畜不同，果報明顯。虎眼禪師說：若使是人都覺悟，驢駝象馬教誰作？這話確實不錯。要曉得我們將來是投人，或是投畜生，只要看今生所行所為，是善是惡，可斷定將來的結果。他們同是和尚，善惡的報應，已經分明，冥冥中是不差的。

◎殺生太多投雞受苦（右臺仙館筆記）

俞曲園先生說：休寧縣朱村地方，有一人姓朱，父母早死，他的妻子姓許，拏十幾箇雞蛋給母雞孵。一夜夢見他的公婆由外面來，用紅手巾遮了頭，臉色憂愁悽慘，到雞窠旁不見了；第二天早晨，雞窠裏有兩隻雞已經出殼。許氏心裏明白，必定是我公婆來投的；拏兩隻小雞丟在水裏溺死，請和尚念經三天，求免公婆的罪過。幾月後，許氏夢見公婆來謝他，說我二人因在世殺生太多，陰間罰我們投雞；今幸媳婦替我們懺悔，此後轉世投人了。

◎殺豬現報（右臺仙館筆記）

柯屠戶一天到豬圈裏綁豬，豬忽說話，一隻豬說今天你去投生，我明天也不免一刀的苦，我要跟你去，你應等等我，一隻豬答應他；柯屠戶從此改業。又有鄭屠戶的學徒鄭三睡在樓上，半夜忽到樓下，左手放在砧上，拏刀砍斷，大叫倒地，人都驚起。他說，看見有人來買豬蹄，割了給他，不曉得是砍斷自己的手；說完死了。閔小圃君詳知此二事，兩屠戶都是湖州鄉裡人。

◎牛知府自記三生事（痛龔筆記）

薛福成先生說：無錫汪寫園先生，號叫士侃，是前清的進士。作四川知縣時，上司牛知府，同汪先生一年考中鄉榜，是嘉慶甲子科的亞元。牛知府左手是馬蹄，能記得三世事，告訴汪先生說，前世是一武官，因征伐苗子，殺人太多，死後罰投馬；在馬棚裏心很悲痛，跳叫不喫餓死。因罪未滿，又罰投馬，不敢再尋死了；作某武官的坐騎，他的脾氣很躁，常鞭打我。一天他同敵人打仗，追兵逼來，我馱了他很快的逃走，忽遇山澗，一丈多寬，對面都是尖石像刀鋒。心想跳過去，我一定是死，我主將或可逃命；若不跳過去，主將必被追兵殺死，拏定主意跳過去，我的肚皮戳在尖石上死了，主將因得逃命。陰官因我忠心，允許投人，且作四品官。初次投馬，鬼差拏馬皮穿在我身上。這次投人，鬼差又將我身上馬皮剝去；皮同肉粘在一處，拏刀劃開，痛不可忍，劃到蹄尖，忍不住，縮了左蹄，轉了人身，馬蹄沒有變換。又說，官作這位分為止，在世沒多時了，某日要死了。果然。

◎動瞋恨又墮輪迴（鷗波漁話）

葉調生先生說：佛家輪迴的說法，讀書人多不信，但是轉世託生的事，世上常有。阿文成公，曉得前生是邊地外的喇嘛，因小沙彌犯戒律，起了瞋恨心，投胎轉

世。德清地方蔡穀山，自知前生是黑橋地方的一箇老太婆，因作善事，轉投男身。這都是確實的憑據。

◎人手白蹄豬（澄海蔡騰記）

民國十四年，澄縣南門外，肉店主人，買一隻豬，人手白蹄，不敢殺；後因冬節，肉不夠賣，不得已綁出來殺；才舉刀，忽然暈倒。另一人硬把這豬殺了，回家後，得病死了。

◎夢豬肉化人形發心學佛（黃道隆居士自述）

崑山車站站長黃道隆，近來發心學佛，自說學佛的因緣，是夜裏常夢見豬肉變人形，因此看見街上肉店裏掛的肉，都變作人形，豬頭是人頭，聞了肉味作嘔；這是他的善根發現，要曉得豬確是人投的。

◎七人墮落畜道（黃葆楨居士）

六道輪迴的事，實在是確可信，世人不細心考察，以為是迷信，任意殺害牲畜，不以為殘忍，很可歎！今有一件輪迴事寫下告知世人，請大家醒悟醒悟！族伯斐然公，家養一隻母豬；一夜母豬剛要生小豬時，斐然公夢中，聽得敲門的聲音很急。他在夢中起來開門，有七人進來，六人穿黑衣黑帽，一人穿白衣黑背心，內有一人是瞎眼；斐然公驚醒。天明，母豬已生了七隻小豬，六隻是全黑，一隻白腳黑背，內有一隻眼睛是瞎的，與夢相合。

◎狂生遭雷殛（寬靜大師）

我鄉有一人，叫羅吉亭，是讀書人，性情輕狂，不信因果，常以僧道無緣的許多話，寫貼四壁，專作闢佛教道教的文章，發揮韓愈歐陽修的話，雖窮極無聊，依然不覺悟自己的錯處。民國初年，借住榮州吳家寺教書；初秋時，每日領了學生釣捉蝦蟆。一日捉了一百多隻，放在廚房，因事出外；妻子朱氏，不忍許多蝦蟆，活活剝皮，都放去。羅吉亭回來，把朱氏扭打不止；朱氏氣極吊死；羅吉亭怒還不歇，踢了屍身，大罵不止。忽陰雲四起，大雷大雨，一箇霹靂後，天就晴了；羅吉亭全身焦黃，身體同頭，已經分在兩處；朱氏活轉，現還康健在世。這是民國元年的事，那時我在成都作事，想起先大父紫蘭公，曾在手諭中記下這事。事隔廿年，久已忘了；今因同鄉顧雅齋先生來，偶然研究現在的人，都說雷打人是觸電，因果報應是沒有的。雅齋先生詳細說出這事，叫我記錄出來，給人研究。顧翁是羅吉亭的妹夫，當日親見這事。

◎一老人投過豬身（鄭宗聶居士）

前幾十年，浙寧北鄉十七房地方，有一作稷繃的餘姚老人，住在大街杏一藥房對門，平時只用一隻手作事，一隻手縮在袖裏，人都以為奇怪。有一少年拉出他的手，是一隻豬腿。他哭說，投過三世豬身，喫泥糠，凍餓，痛苦極點，現在還不忘記，捱殺時叫喊想逃，刀刺入喉痛極暈去，苦不可言；分割時痛苦更加厲害，刀刮湯燙，破肚抽腸，塊塊分開。說到這裏，悲不成聲。又說凌遲的痛苦，要等肉賣完才止。在末次投豬，有一隻腿沒人來買，痛不能忍；靈性脫離了腿，飄蕩恍惚，投了人身，所以這隻豬腿沒有變換。我母生我時，看見一隻豬奔來。我長大後，常在鄉裡出醜，躲避到這裏，給你們看出。說完後，很不快樂，不多日逃向別處去了。藥店老板鄭玉田親眼看見此事。這很明顯確實有輪迴的證據，那可不信呢？

◎背有記識再來投生（永春通訊）

永春通訊，佛教輪迴的說法，現在科學家都闢駁是假的，這地方，近來竟有姓王的兒子，轉生到林家的消息，確實有據。蓬湖壺掘鄉王家，數月前，小兒死了；王某愛子心切，用硃筆在兒背上，寫了兩行字，是蓬湖壺掘鄉某堂名，姓王的兒子，然後收殮。三天後，林家生了一箇兒子，背有硃字兩行，同王某寫的字一樣；用布揩，更顯明。有人說洗兒時請他前生父替小孩揩去字跡，可以有效；林家派人去訪請，允許將小兒作兩家的後人。廈門商報，登載此事時，雙方正在商議中。

●人冥類

◎某秀才代閻王職證妻竊雞（見聞錄）

蕩益大師說：湖北有一秀才，心地正直，上帝命代七殿閻王職。一天看文簿，見妻子一條罪：偷鄰家雞一隻，重一斤十二兩。將這一頁摺在簿裏，回陽問妻；妻說鄰家雞來喫我曬的東西，失手打死，怕鄰人吵鬧，所以藏起。一稱斤兩，一些不差；賠還鄰人。一天看文簿，一頁仍照摺，罪名已無字跡了。

◎陳直方知前四世確證（見聞錄）

陳直方，名容永，陳彥升先生的兒子，同福建黎媿曾先生，是甲午年同科，一天對媿曾說，我不能同你多見面了。問他為何說這話，他說曉得前四世的事，第一世作四川通判的兒子，因嫡母管束嚴，出外作生意，父死才回家。第二世投富貴人作公子。第三世投作京城竹林寺的和尚，一天放參出外，有一群婦女，偶然注目，因此墮落，投生今世；八歲時，隨父到竹林寺，齋房路徑，完全記得清楚。今世雖然生在宰相家，恐怕後世又要低下了。我定數應早死，如不早死，必遭刀兵之禍。又說今生九歲時，曾作陰官，每夜初更到冥府，判決案件，曉鐘響時回人間；陰間種種事情，開眼出聲後，就忘了。十二歲時，因犯事革職；犯的事，不肯告訴媿曾。媿曾說，直方是樸實人，不說妄話。沒多時，直方果然死了。

◎錯捉王建（果報見聞錄）

靈隱晦大師說：蘇州王建，品行很謹慎。忽一日，無病死去；跟一青衣童子，到陰間。閻王問知捉錯，應捉山東王建，送他還陽；走出大殿，見地獄黑煙沖天，叫喊聲很大。有三箇和尚，坐在大樹頂上，用淨水一灑，聲音就止了。王建近前一看像是觀音、普賢、地藏，三位菩薩。王建同報國寺茂林律師相識，看見他在陰間，身穿袈裟，手擎禪杖，同平時一樣。王建有自記回生錄。

◎圓通和尚當陰差（果報見聞錄）

圓通和尚，常熟梅里人，未出家時，中年喫齋，忽接到陰間的公文，叫他捉人。初到陰府，看見頭門外有一井亭，接差事的人，身穿皮襖，手擎大棍，向井裡一照，面現虎形，身體騰空，渡梅穿山，一霎時能走千萬里；將人捉吊棍上，雖吊一二十人，輕同鴻毛。每五天一去，心很厭煩，想許多方法，脫不了這差事；出家作和尚，仍脫不了。乙酉冬，同慧大師，到玄墓剖石老和尚座下，受三壇大戒，這差事就除脫了。

◎徐婁東代冥判案（果報見聞錄）

太倉徐成民，是我同考的朋友，季生先生的兒子，從小喫素，喜作善事，結一念佛社，常念佛，忽作陰官，每夜在堂中暗處坐，呼叫兩邊冤鬼，判斷很快，聲音很嚴厲，陰森可怕。左右耳房朋友同家人，備了燈火紙筆，記錄判案；日久抄成一厚冊，上題婁東冥判，各處書坊都有流通；判斷善惡事，如照肝膽，看了令人毛豎。靈隱晦大師說：成民是我庚午年念佛會的朋友，人很淳厚樸實，不喜多說話，除了念書，就念佛。忽受陰官職，聲音更加宏亮；訊案時一字一句，斬釘截鐵，三教的書沒有看過，判案時引用經句，很恰當。他判陰案，有時我替他鈔寫的；判案時的話，嚴正有至理，鈔寫了不能加減一字。成民自說，起初是作閻王的分司，死後實受閻王職。這是婁東平生的奇事，我親見，親替他鈔判案，再確不過了。

◎因善還魂證明惡報（說鈴）

蘇州戴舉人，平素行為凶惡。有一鄰人死去還魂，說閻王因他三年前辨明人家冤枉事，保全人家夫妻，加壽十二年。他在還魂前，看見戴舉人在陰間，手銬腳鐐，怨對很多。陰官指了戴舉人說：照你的姪惡，應受油鍋地獄。鬼卒抬了油鍋來，猛火燒得熱油滾滾，把戴舉人丟下去。鄰人回陽後，一心行善。

◎因救人命加壽回陽（虞鐸筆記）

唐元素先生說：他父親在揚州作知縣時，有看門人王錫，五十歲時得病幾死，病裏看見有兩箇差役來，說衙門裏喚你，他只當是我父親喚，跟了走。過了衙門向西，走進城隍廟，有大白果樹，樹陰四圍，都是桌凳。差役說，這叫白家茶館。忽聽殿上呼喚，差役領他跪在庭下。有一官吏說，此人陽祿已盡，二十年前，救活兩

命，應延壽一紀。殿上說，放他回陽。差役領他到外邊，迷了路，忽來一人，面如車輪，高聲喝道，快走。他大喫一驚，睜開眼睡在床上，滿身大汗，病就好了。問他救了那兩命，他說洪楊髮軍到江陰時，一老婦人，一女兒，在路旁哭，說是縣官的女兒，老婦是乳母，縣官已殉難，乳母帶了這女兒逃出城，無處安身。我領他到釐捐局，局員某君，是縣官的朋友，他們得到生路，不想因此有陰功。

◎因逆案誤捉陶亦昌（虞鐸筆記）

陳惟精先生，在江蘇省作官多年，因母死，回六安抱兒山作佛事。工人陶亦昌，焚化冥衣，忽昏倒一晝夜。醒轉，對陳惟精先生說：有一差役，擎鐵練牽我走進城，路旁男女很多。內有一人，對差役喚道：馬老總！帶的是那一件案子？差役回說忤逆案。到了衙門，聽得敲雲板聲，有許多惡面孔的人，立在堂下，森嚴可怕。官傳我上去，拍案怒道：你敢大膽打死親娘？我說小人姓陶，因哥哥殺了人，我逃出；母親還活在世上，那有打死親娘的事？那官呼婦人來對證。那婦人說兒子亦昌，買小豬一隻失去，怒我不能看守，用棍將我當頭打死；這人不是我的兒子。冥官恐他溺愛，又叫母舅來，也說不是。翻簿查對，應捉姚亦昌；打差役三百板，吩咐送我回陽；遇見哥哥，形狀悽慘，說因殺人捉了來。我哭醒，手腕還有鐵練痕。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事。

◎鬼差加藥（簡慕廬居士）

先堂祖考簡南屏公，名叫宗杰，作部郎時，住在京城，因疫病喫藥，發汗死，見兩差人，擎傳票叫他去對質，他穿好衣帽，坐了車，一霎時到了衙門。官坐堂上，很威嚴，傳他問話，南屏公說是雲南昆明人，某科進士，現在某部作官。冥官說，錯了，要傳湖南刑部官某人，叫鬼差快送回去。並道：你病時醫生開麻黃三分，鬼差到藥鋪混作三錢。南屏公出了衙門，問鬼差：堂上是什麼人？答道：是前刑部司員，姓曹，因為人廉正作冥官。南屏公回到家裡，看見親友，正在商議身後事，覺得身體漸煖，漸能說話了。病好後，檢查藥渣，麻黃約有三錢，醫方是三分，家人都相怪不細心；南屏公將陰間的事告訴他們。不多日，街鄰湖南人某主事果然死了。又查前刑部司員，果然有廣東人姓曹，已死好久了。南屏公平素好善，自入冥後，更好善，且精修佛法。

◎亡友託夢黨人信佛（聶雲臺居士）

李柏農居士說：有一潘君，是老同盟會最有力的人，他夫人，也是革命人物，現在很明白從前的錯處，每想起從前的言論，自打嘴吧。五年前，告訴柏農居士說，五夜夢見死去的同黨朋友某人，帶了枷鎖，說在地府受刑的苦痛，求念佛超度。亡友的妻子，也連夜夢見丈夫是這樣情形，並說是仗祖宗作佛事的功德，才能託夢；因勸亡友的妻子喫齋，替丈夫念佛。這時潘君正在管理廣州孤兒院的事，帶了亡友的孩子到院教養，並教念佛，超度他父親。隔了幾箇月，亡友的妻子，又夢丈夫來，枷鎖比前減輕，穿白色衣，不是赭色衣了。對妻子說：蒙佛力加被，罪已

減輕。并說親人念佛超度亡魂，力量最大。叮囑妻子，加緊念佛，不要懈怠。友人的姓名，未肯說出。

◎死水死火證明入冥管輪迴（聶雲臺居士）

李柏農居士說：有麥君，當香港華民政務司英文書記并教授英文，性情清正，絲毫不苟；政務司英國人，常對人說：中國人能像麥君，國事那裏會弄到這樣！麥君每月中，要整睡七晝夜，說是當陰間放關的職務，掌管輪迴。人多不信，問他七天所放的靈魂有多少？說有幾十萬。問他一同作事的人有多少？說很多。問他天地中有這樣多的人投生麼？說投生不都在人道裏，香港廣東人，喜喫乳鴿，一天殺無數，這無數的乳鴿在幾十日中生死常受輪迴，也在我們手裏經過。又說同事二人，有大禍，一不孝，一枉法，將死在水火裏，叮囑不要到省城去，二人不信，特到省城去，那時正當省城大水，關同時大火，一人死在水裏，一人死在火裏。麥君西說地府最重佛法。

◎寫金剛經得免入冥幫忙（紹興大雲月刊）

泰縣居士林林友何定臣居士，在陰間幫友人治理簿冊。何君的友人姓王，死的時候，看見陰間種種情形，對何君說，我已作冥府的官，筆墨很忙，你的筆札很快，可以幫我的忙；何君笑他胡說。果然一天夜裏頭痛，忽然作夢，看見他的朋友王君來了，引他到一處，有官很威嚴，友人說是叔祖，現在作值日功曹，你可稱他太姻叔。又引到一公案旁坐下，書簿很多，桌上點了兩行蠟燭，同事的人面孔很黑，不相招呼。忽然堂上叫王天培，何君就寫名在簿上；又呼李家祐，對面桌上的人，拏簿對了何君，何君就照寫了李家祐，并且註明是隊官。又聽堂上喝道發下去，看見一人捧了簿子，很快的走出去，接唱人名很多，隨唱隨錄，記不清楚。事完，引他出來，經過衙署街道很多，灣灣曲曲，走回來。醒轉數日後，報載王天培槍斃的消息。何君心裏害怕，恐怕亡友再來引他去，用朱筆寫的金剛經，放在床邊。何君又說，在陰間看見一官，藍袍紗帽，友人說是十四號官；一日到城隍廟，十四號的神像，衣服形狀，同陰間看見的一樣。

◎女傭陳毛子病中入冥（陳曼居士）

甲子年十月三十夜一更時，女傭毛子病重，昏迷中，看見三箇鬼差來，前面拏蠟燭的鬼差，用力拖他手臂跑，毛子大哭不肯跑；回頭看見兩箇鬼差在後面，嚇得跟了跑；像喫醉酒，身體飄蕩，自然行動。燭光照在路上，有泥，有石子，稍遠黑暗如漆；不多時，到一條河邊，有橋幾丈長，一尺多闊，下面流著黑水；毛子害怕，鬼差馱了他過去。跑了一刻，看見都是石頭路，很平正寬闊。不多時到一大殿，前門很高大，紅色牆，進去有庭，約一畝多田大，照樣有三進，才到裏面。堂上有大案桌，中坐一官，六十多歲，戴風帽，著黑衣，鬚髮雪白，很威嚴；案旁立著三箇差役，像在訊囚。三鬼差跪報到了，那官查看簿冊，問姓名，毛子哭說叫陳毛子；另取一簿有紅字有黑字，陰官一面翻小簿看，又時時看大簿，寫字很快。寫

完，掣了竹簽一拍，發怒罵鬼差，鬼差磕頭不止；罵了許久，陰官說送他去。又很溫和對毛子說，不要怕，送你回去。喝叫鬼差將毛子帶去，毛子跟鬼差到一家門口，鬼差在他背後一推，就醒了。又說陰間森嚴可怕，有許多情形，大半忘了。大堂下，有一六七尺高的大鍋，下面火光很猛，還有一大鐵叉，不知鍋裏是什麼。陰官同鬼差們說話很多，我那時嚇暈聽不清楚，不能細說。

◎記陳幼清入冥所見情形一則（陳寶慧居士）

紹興樊江鄉廣仁寺，有一寶光和尚，俗姓陳，名幼清，家住紹興城朝東坊，很有善根，十四歲受人勸化，喫長齋，幾年後，道心增長，十九歲開菸葉店，叫店裡人都喫長齋，另給葷菜錢。這年秋天，兩眼忽瞎，第二年，頸項害瘰癧，又害鶴膝風，聽說觀音大士靈感，臘月初一日起，每天五更時，跪在庭前露天中禱告，禱告了四十九天，沒有效驗，那時冰凍寒冷，家裡人怕他加病，勸阻不止，說大限到來，情願快死；壽數未盡，願賜快好，病好願出家作和尚。又許願放十萬生命。第二年正月底，五更時，正哀苦禱告，忽昏倒，見一男子來，叫道：陳先生，你有病麼？又對他說道：病是前世罪業的果報，你跟我來。幼清跟了他走過大路，兩邊都是黃沙灘，房屋很多，走了一里多路，到一地方，有大廳七間，中一間設有公案，椅子兩張，一白髮婆坐在左邊，一黑髮婆，坐在右邊，黑髮婆起身走進裏面去。白髮婆叫幼清坐在右邊椅上，說道：你要修道，曉得道字怎樣寫法？幼清說首字加走字，白髮婆說不是，我說的道字，是三箇直字。幼清聽了，不懂；漸漸有些明白，說道：我作生意，尋錢不少，怎樣沒有積聚？白髮婆立起身，向左右看看，又坐下。引路人說道：太太的意思，說轉眼是空。白髮婆指廳外月洞門，叫幼清去看。走入洞內庭中，覺寒氣徹骨，庭後屋中，人聲嘈雜悽慘，有羊鴨雞鵝種種的聲音。裏面又有大廳五間，外有紅色木柵，中間放一公案；有一穿黃褂的人，坐在上面，一人跪在下面。又見兩人拖一赤膊大漢到柵內跪下，命將舌頭伸出，有兩箇，一同常人一樣，一紫黑像豬肝，拖大漢的人，在袋中掣出鐵鉤，鉤了大漢的舌頭，又一人，掣小刀割大漢的背脊，幼清嚇得不敢看。忽一人很快跑來，要捉幼清，幼清嚇了逃走；前面有大河攔住，拼命跳過，驚醒。作夢的第二天，身上發寒熱，有半月久，病漸好，一隻眼復了明。他要出家，老母不肯；民國元年八月，老母死了，第二年二月出家，在廣仁寺剃髮，那年二十六歲；從此一心真誠修淨土法門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；今年四十四歲。寶光師親對我說這事實，叮囑我記錄了，登在靈感錄中勸化，報菩薩的恩。

●戒殺類

◎印光老法師開示戒殺放生法語

原來水中同陸地上的眾生，他的真心本性，直同過去未來現在三世的許多佛，沒有二樣，沒有分別，只因前世作了惡事的罪力，遮蓋了這玄妙光明的心，不能顯現出來，就沈淪在畜生道中，因此知識很淺陋，很下劣，除了尋求飲食，逃避痛苦死亡以外，一點也不曉得什麼。譬如一面很大的寶鏡，經了許多劫數的灰塵，不但

已經沒有絲毫光明，就是鏡身的銅質也看不出了，直同廢物一樣；忽遇一有智慧的人，曉得眾生的真心譬如寶鏡，有照天照地無邊的光明，天天用力去磨擦，起初略露一點鏡體，後來漸漸發出光明，磨擦到極點，他照天照地的光，就仍然完全顯露出來了，無智的人，才曉得貴重他，以為是至寶。要曉得這光明，是鏡子本有的，並不是從磨擦中得來的；雖然說是本有的，假如沒有用這磨擦的功夫，那就永劫沒有發現光明的日子。一切人天六道眾生的心性，都是這樣，從無始以來，本有的妙明心，受煩惱惑業的力（惑，就是煩惱的意思。從煩惱中作出來的事業，名曰惑業。）阻礙遮蔽，不能顯發出來，迷背了自己真性，造成這生了又死，死了再生的苦事。大覺世尊（就是我們娑婆世界的教主釋迦牟尼佛），曉得六道眾生一念的真心本性，同佛的心性，原是一樣，因出種種的方便，隨眾生的根機，說許多法，教大家修行學習持戒、禪定、智慧，等道理，希望大家能斷除煩惱的惑業，還復本來的妙明心體，圓滿福德智慧，證到清淨的法身，又教世人發慈悲心，戒殺放生，實因我們同一切眾生，都在輪迴中，從無始來，轉來轉去，你生我、我生你，你殺我、我殺你，有在前世中，曾經作過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兒女，我也曾經作過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兒女，他們因惡業的力量，或是在人類中，或是在畜類中，常受我的殺害，我也常在人類中，或是在畜類中，常受他們的殺害，經過很長久的劫數，相生相殺，沒有完的時候。凡夫不能曉得，佛是看得明明白白；糊塗人全不覺得，仔細想想，就覺得受不住的慚愧悲哀可憐了！我們現今幸虧前世的福德善緣，生在人類中，應當解除怨恨，消釋仇結，戒殺放生，叫一切生命各各得到生存的地方；又幫他念佛回向，求生淨土，使他能超出輪迴，解脫苦惱。縱然他罪惡重，不能往生，我也應當仗這慈悲的功德，決定求臨命終時往生西方淨土；既得往生，就能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，永出輪迴，漸漸修到佛的果位了。愛惜物命，救放生物，古時候聖人賢人都注重作這事。書經上有鳥獸魚鱉咸若的一段文字；文王的恩澤，顧及枯朽屍骨，何況有知覺靈性的生物呢？還有簡子放鳩、子產畜魚、隨侯濟蛇、楊寶救雀，這實在是聖賢一視同仁的心；還不曾曉得愚蠢有靈性的畜生，都有佛性，在輪迴中轉來轉去，時升時沈，有時作怨家對頭，有時作親友骨肉，將來還能決定成佛的許多道理。等到佛教來中國，三世因果、佛同眾生心性平等無二的道理，才大大明白在世上；凡是大聖大賢，沒有不用戒殺放生作挽回殺劫、培植福果、止息刀兵、快樂天年的根本依據。古人說：欲知世上刀兵劫，須聽屠門半夜聲。又說：欲得世間無兵劫，除非眾生不食肉。可以曉得戒殺放生，是拔除殺劫的根本，塞住殺劫的源頭，救濟世道的好教訓。昔日智者大師，買臨海江扈溪梁六十多處，長四百多里，作放生池，奉旨立碑，禁止捕捉，偷捉的人，立即得禍，直到唐朝貞觀時代，沒有改變。唐肅宗乾元二年，聖旨命天下各州立放生池；顏魯公作放生碑文，文中有云：『我皇舉天下以為池，罄域中而蒙福，承陀羅尼加持之力，竭煩惱海生死之津。』宋朝真宗天禧元年，也命天下立放生池；杭州西湖，就是宋朝的放生池。明朝蓮池大師，立放生池在上方、長壽二處，他作的戒殺放生文，流傳天下；至今三百多年，賢人君子，都欽仰敬佩。可見得慈心護生的在家出家有學問道德的人很多。有人說：鰥寡孤獨，貧窮患難，何不周濟？為什麼急急救畜生？這不是顛倒麼？說這話的人，是沒曉得佛菩薩教人戒殺放生的大緣故。人同畜生，雖然是兩樣，他原有的心性，本來是同的，他因前世作惡的罪業，淪落在畜生道中，我因作善事，幸得人身；若不憐憫他們，任性殺了喙，一朝我的福氣享完，他的罪受滿，

難免從頭一一還他們的殺債，給他們吞喫。要曉得刀兵大劫，都是大家前世同今生造的殺業感召來的，若是前世同今生沒有殺業，遇了強盜賊，他的惡念都消了，善念就生了，自然不忍來殺害的；何況瘟疫水火，許多災難橫事，戒殺放生的人總是很少遇到的。可以曉得保護眾生，原是保護自己；戒殺生命，就可以免去天殺、鬼神殺、盜賊殺、未來怨怨相報殺。鰥寡孤獨，貧窮患難，也應當隨自己的身分力量去周濟，那裏是戒殺放生的人，一些不作這種功德麼？鰥寡貧窮這等的人，雖很可憐，還不曾到死的地步；那畜生不去救、不去買了放生，立刻就要凌遲割切，投入湯火烹煮。有人說物命種類很多，沒有窮盡，能放幾多？要曉得放生的這件事，實在是為的發起大眾普遍保護物命最大的善心；望大家能夠體貼放生的意思，生慈悲心，不忍再喫這同是貪生怕死，曉得疼痛的生物了。大家既不喫肉，那捉賣的人也就停止了，水陸空行一切的物類，庶幾可以飛行游泳在這很自在安樂的境界裏，沒有驚怕了，這就變成不放生的普遍大放生了，這就是前人說拏天下來作放生池了。縱然不能人人這樣，但是一人不忍喫肉，那無量數水陸中的生命，就可以免受一人殺害；何況不忍喫肉的人，不止一人呢！又替未來現在一切人，斷除鰥寡孤獨、貧窮患難的苦因，成了長壽無病、富貴安樂、父子團圓、夫妻偕老的善緣。這正是預先周濟，使那未來的人，生生世世，永不遭鰥寡貧窮的種種痛苦，長享那壽富團圓的種種快樂，豈不是盡天地中大家得著福利麼？那可以不關心呢？你們仔細想想，戒殺放生，還是急于為人的關係，還是急于為畜生的關係？要曉得救畜生的性命，實是真正徹底救人。這緩急輕重，何嘗顛倒呢？（謹遵極樂寺放生疏原文用白話演述）

◎豬作人語求饒命（伽藍記）

伽藍記上說：有一人，名叫劉胡，兄弟四人，作殺豬生意。在永安年的時候，劉胡殺豬，豬忽然能說話，哀求饒命，聲音很大，四邊鄰居都聽得，以為是他們兄弟打架，都來看，才曉得是豬。劉胡從此改悔，房屋改作歸覺寺，全家修行。

◎全家戒殺免冥捉（竹窗隨筆）

華亭人趙素，到青浦地方探親；船行到半路，看見已亡的僕人立在船上，心裏一嚇。問他的話，他說在陰間作差役，今天追捉三箇人，一是湖廣人，一是主人去青浦探望的親戚，還有一人不肯說出。問是我麼？答是的。趙素心裏很害怕，到了親戚家門前，聽得裏面的哭聲，更害怕。那亡僕對他說：你不要怕，到夜我不來，就不捉你了；因在路上看見有人替你解救，是你全家戒殺的功德。到夜果然不來，趙素竟沒有死。

◎鱧魚討命（見聞錄）

蕩益大師說：孝豐靈巖寺自謙和尚，未出家的時候，有一朋友，叫勞振宇，是江右人，在遞鋪灘地方賣鱧魚麵，一年殺鱧魚幾千斤；後搬住德清縣，仍然作這生

意。一天用滾湯燙鱔魚，像有人抓住手，不能蓋鍋，鱔魚都跳起，在他滿頭滿臉咬住不放，痛得大哭；鱔魚死了才落下。不到十天，振宇也死了。

◎殺生惡報（見聞錄）

性戒和尚，俗家弟萬七，專用繩索吊鳥雀野獸，勸不改。十多年後，一夜睡在床上，自己用繩盤頸；早晨有人開門看見，已死了。

◎江神求懺悔（樂生集）

崇禎庚辰年，江夏賀宰相，一夜停船在鱔魚嘴，夢見廟神來說，是九江神宋大王，前生同你和三昧師是師兄弟，三昧今世作國師，你作宰相，惟我墮落作江神；來往客商，都用豬羊祭我，殺生很多，我必墮落惡道。三昧師道行很高，超渡墮落的人很多；明晚他的船停在這裏，請你暫住一天，替我請三昧師禮佛懺悔，消除我的罪過，齋供和尚，必定有神僧來，這功德是無量的，我可脫離孽障，證善果了。賀宰相允許了他。第二天，三昧師的船果然來了，建水陸道場，齋供和尚。忽有一火頭僧，他說舊江神因這次功德，生了西方；新來的江神，也皈依了佛法，受五戒，從此不享受葷腥，以後務必改用淨素。有一人不信，乃用葷酒供祭；香伙忽跌倒地下，又立起說，我已皈依三昧國師，不享受血食；前日懶殘禪師已經說過，為什麼又破我的戒？以後切切不可殺生祭我。人問誰是懶殘禪師？說是火頭僧。大家去尋，已不知去向了。

◎虐殺妾婦投羊惡報（廣仁錄）

蓬溪縣官，劉道原，下任時宿在姓秦的家裏，夢見一婦人，哭訴說，是秦家婦，生前捶殺一妾，陰官捉去罰投羊，我現在圈裏，明天要捱殺給你喫，我死不惜，只因肚裏有小羊，他因我同死，我罪更大。天明告知秦家主人，羊已殺死了。秦家很悲痛，拏小羊放入老羊肚裏埋葬了。

◎魚螺報恩（樂生集）

杭州阮起鵬，年小時發願放生，最喜放螺螄魚子，因用錢不多，救命很多；又懇切勸化旁人。康熙十九年，坐船經過富春，船底觸石破了，水竟不漏進；靠岸後，見有幾萬魚聚在船底破處，又有螺螄攢滿，才明白這是報答阮起鵬放生的恩。蔡春江作了一篇文勸人。

◎愛惜生命加壽免禍（樂生集）

福建人曹舜聰，在汀州鄭家教書，凡是鮮雞蝦蟹一類活物都不喫，恐怕主人為他殺生害命。順治丙申年，得病，殭冷了三晝夜，忽甦醒告訴人說：我的命應在甲申夏，捱流賊殺死，因在人家教書愛惜生命，所以加壽十二年，且免橫死；又因庚

寅夏，勸人刻金剛經三頁，加壽三年。可見愛惜生命，能夠加壽延年，解除大禍；如要得福免災，惟有不殺生命，是最有效驗的。

◎好善放生免瘟疫（樂生集）

太湖裏的人家，多數是捉魚為生，只有沈文寶，合家好善放生，人都笑他癡，但是他很快樂。一年災疫流行，有人夢見鬼擎旗一把說：除了放生的沈家，其餘的人家門前都要插旗。沒幾天，一村三百多家，染疫病死的一大半，只有沈文寶全家沒疫病。

◎戒殺與殺生禍福立見（樂生集）

北京人吳兆興，戒殺生物，念準提咒多年。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十日，停船在京口碼頭，見岸上一人殺雞；勸他不殺，不信。夜夢神人說，你平時能戒殺，已脫了十樁禍，免了十次死，將來還有許多好處。今天勸人戒殺，雖人不信，你還是有功德；那人要信你的話，還能活一年，他明天午時，生喉病死。兆興嚇醒，天明到街市作生意，天晚回船，聽了那人家有哭聲，是殺雞的人生喉病死了，心裏很害怕報應的確，印發這事實的傳單勸人戒殺。

◎豬入法庭求救命（沈紹蓮先生）

沈紹蓮先生說：乾隆丁未年春，漢陽有一縣官，在坐堂時，忽有一隻豬跑來，跪在階下；很為奇怪。問有冤麼？豬搖搖頭。問要喫食麼？也搖搖頭。問是怕死麼？點點頭，落下眼淚。查是城外肉店逃出，買了養在寺裏。

◎假稱喫素救雞命免溺（勸戒錄）

梁溪地方，有一鄉下人，到親戚家，殺雞待他；他即阻止，說喫三官素。回家時在船中，忽岸上有一白髮老人喊說，船上有假喫三官素的人，不要渡他。他被同船人推上岸，那老人不見了；回頭看那船在河中，遇風翻了。救一雞命，能脫此難，可知好生心切，還是自己便宜。

◎病中發善願增壽得祿（勸戒續錄）

林少穆先生，名則徐，他說朋友錢塘屠琴塢太守，在辛巳年秋天，得重病，醫生用錯了藥，幾乎死；病中立誓懺悔，發願利人，救濟一切。一夜夢見觀世音菩薩對他說：你前世在湖北作官，辦事雖公，太嫌刻薄；雖沒私心，也要減福祿。又多殺生命，今生應當得短命報；幸你發願很誠，冥府可加壽，還加福祿。你應勉力作好事！醒後，教全家戒殺，買物放生。後作袁州九江縣官，為國家起用，得到皇帝多次特別的恩惠；病也全好了。

◎誤殺黃狗罰宣因果免死（右臺仙館筆記）

俞曲園先生說：漢口鎮，有一人姓陳，開乾肉店。有一黃狗，到他店裏尋食；他正在割肉，隨手斫狗一刀，將狗斫死，丟在溝裏。幾年後，一天，見一老年人，坐在門外。問來買肉麼？老人說：來抓你的。問抓我作什麼？老人說：你丟我在溝裏三年了，今天幸得出來，能忘了你麼？說完即不見了。問店裏人看見這老人麼？都說沒看見，只見一隻黃狗向你叫。一霎時，覺得發熱頭痛，眼花不認識人了。忽大聲說，我前生是江寧縣城外黃土坡人，姓周，因罪死後投狗。你殺死我，丟在溝裏，困苦不得出來；現因有人挖溝，才得出來。閻王說你無意中殺我，不抵命；我訴說種種痛苦。閻王可憐我，命兩箇差役同我來；今天並不要你的命，只要你宣傳這事，叫人曉得一切畜生的性命，不可任意殺害；因我一命，保全多命，我因此可消除宿世的罪孽，再得人身了。他妻子驚慌說道：請等他病好後，一定宣傳。不多時病就好了。

◎殘殺狗命立地變狗慘報（寬靜大師）

我到宜賓縣佛學社，聽說有一人名叫黃玉成，他俗號叫打狗么麻子，是地方上的惡人，平素性情很殘暴，常作殺狗捉魚的生意。民國六年，雲南兵駐紮在宜賓縣，有一城防司令官，很注重道德。一天，巡查縣城街道，見黃玉成，綁了一隻狗，用稻草焚燒，那狗叫喊淒慘；許多人來看，不敢阻止。巡官派兵抓了黃玉成，用很重的刑罰責打；那時大雪，西北風很猛冽，剝去黃玉成的衣服，推到露天中，用冷水澆；看的人，都很快心。這夜黃玉成變成狗一樣，兩手在地上走，作狗叫，向廁所裏跑；好事的人跟了看。到了廁坑裏，像狗一樣喫糞；喫完，睡在廁坑旁，全無人形了。第二天在街道上亂奔咬人，被兵殺死，破肚抽腸，丟在荒野。

◎善烹鱉魚慘死如鱉（匡山隨筆）

宜賓縣沙河驛，有鄉人李二混，夫妻都喜捉水裏的生物；烹煮鱉魚，是第一好手。民國十九年七月十六日，在白沙河捉了一隻大鱉，那時他族中人李緘三等在他家，殺鱉作樂。才動筵時，他的妻發了昏，像失去了物件，到房內去，多時不出來；二混進去看他，也不出來了。族人很驚疑，進去一看，夫妻都爬在地上，像蛇游，頭抬像鱉，喚他不應，用手亂抓肚皮、胸前，肝腸流出，七孔流血死了。社員鄢聲玉對我說得很詳細，二混是他佃戶的妻弟，鄢居士是有學問品格的人，說話很謹慎，沒有半句浮言，望大家不要造殺業。

◎喫雞求子遭火死（寅畏室筆記）

有一六安人，住在上海，是小康人家；中年沒有兒子，很憂愁。有一朋友，教他天天喫雞，身體強壯，可以生兒子；因此喫了幾年的雞，還是不生兒子。民國二年正月回家，白狼匪攻陷六安城，燒他家的房屋，將他燒死，身體手腳焦爛，像火

薰雞。同鄉某人親見告知我。凡人子嗣有無在天命，要求兒子，應當戒殺；今反殘害生命，受惡報，是不明罪福的因果；勸他喫雞的朋友，遲早也要受慘報。

◎戒殺癒兒病（寅畏室筆記）

有一王老太太，嘉興人，喫素念佛，七十多歲還是強壯。他的親戚石君，也在嘉興中國銀行作事，三房合這箇兒子。十九歲，忽得了癆病，醫不好。後有一醫生說：可天天喫小雞湯，三箇月後，再開藥方。家中人都以為是，只有王老太太極力勸阻說：要兒子病好，要放生求天保佑，為什麼反殺生，促短兒子的命？我替他念大悲咒，並用供佛的清水給他喫，當可病好。不半年，兒病果然好了，這是戒殺的靈效。

●補遺類

◎趙定宇正直作閻王（蓮池筆記）

蓮池大師說：少宰趙定宇，同雲南巡撫陳毓臺，是同考的朋友。定宇在明朝萬曆丙申年三月半去世；那時陳毓臺在任作官，因妻病扶乩請神，神判定他妻快死。懇求保佑。神說：五殿閻王新到任，很剛正，不能以私事求他。毓臺問：新任閻王是什麼人？回說是常熟趙定宇。不多時，趙家的訃聞寄來，他死的日期，同毓臺請神的時候相合；陳毓臺很驚異。他的妻果然不多時就死了。

◎張義卿作趙定宇閻王的書記（管見酬咨續錄）

管東溟先生說：張浩，號叫義卿，是一有名的秀才，生前與我很交好。在將死的三日中，能清清楚楚說前生的事，他在晉朝是投什麼人，在宋朝是投什麼人，都能說出；在明朝作過兩次邊將，今死去作陰府五殿閻王趙公的書記。趙公是我同榜友，作過吏部左侍郎，號定宇，名叫用賢。此事見雲南撫院陳毓臺祭奠文中。

◎陸深犯罪減壽祿（朱平漢小品）

嘉靖年中，有陸詹事，名叫深；死了三天活轉，對他兒子陸楫說：你拏筆記下我的話，我在病中不看見你們後，覺得自己身體坐在廳中，有穿黃衣二人，跑到廳上說：奉了王命請你去。我正要問話，忽覺身上上轎，黃衣人在前引路，後跟數十人；我心中很怕。轎行如飛，到一城，黃衣人請下轎步行，一霎時，轎已失去；二黃衣人扶我走，腳不著地，到一城。又叫我改穿衣服，不知不覺衣服已換了。走多時，又到一城，很高，像京城式樣，有十幾里長，門有好幾重，大殿很大，有一穿王服的人，坐在殿上，黃衣人先進去稟告，王起身請我進去，問我認識他麼？我說王是不是蔣燾？王說：你作官應到一品，壽應活八十歲，因你在生犯了三大罪，十二小罪，所以官降三品，壽減一紀。那年我（陸深自指）六十八歲，聽了冥王這話，很驚怕。問王：我要死麼？王說：不死那得到此。王命拏簿予我看，生平所作

所說，簿上無一不記；簿後又有朱色字總結罪過。因求王念從前的感情，赦我轉活。王說不能專主，只能放你還陽二十日，趕快預備後事，不要為子孫計。又命黃衣人引看地獄，可傳告世人，警戒不要犯罪；所看地獄情狀很慘，嚇得慌張退出。出城在一處高岸上走，走了多時，很昏黑，忽見一燈微有亮光，跑近一看，是自己的屍身睡在床上，心中很惡嫌；黃衣人推我附人屍身，因此回生。過了二十日，陸深果然死去。閣學朱平漢說：蔣燾，號叫仰仁，是武功伯徐有貞的外甥，長洲秀才。

◎曹翰屠城冥罰世世投豬（果報見聞錄）

靈隱晦大師說：蘇州人劉玉受，號叫錫元，作貴州房考官。一次出門，走過湖廣的地方，夜裏夢見一長臉人，告訴他道：我是宋朝的曹翰，前世在唐朝時代作買賣，偶然經過一處寺院，有法師講經，我發心辦素齋供養一次，聽經半日；有這善因緣，世世作小官。到宋朝作偏將軍，名叫曹翰；攻打江州不下，發惱恨心，殺害全城人命；因這殺業太重，世世投豬。前幾年，投豬在你佃戶家，承你救活了我；今日你停船的地方，就是我將捱殺的地方，明日第一箇捱殺的豬就是我。有因緣遇了你，很是僥倖，務請哀憐救我！劉玉受驚醒，看看停船的地方，果然有殺豬店，拖出一豬叫聲很大。劉玉受出錢買了這豬，養在閩門放生園；有人喊他曹翰，就答應。這是許多人親眼見的事。

豬子的罪孽很重，性質很蠢，那能託夢？所以能託夢的，還是因前世聽講佛經的一點智慧。我辛未年，同劉錫元公在即中堂，聽講經，劉公對我說此果報，我到西園去看這豬，很喜潔淨，叫曹翰他就答應。從前曹翰同曹彬是從兄弟，曹彬行兵不肯妄殺一人，子孫富貴；曹翰任性殺人，世世投畜生，受人宰殺。可見因果分明，種什麼因，得什麼果，不過遲早不同，是逃不了的。又王丹麓，遂生集中說此事，劉公夢中問曹翰道：平日見你們捱殺的時候，用什麼法子可以解救？曹翰說：惟有聽到念佛的聲音，能免痛苦。求公凡是看見捱殺的畜生，替他誠心念佛或是準提咒，不但能解除苦惱，且能超度脫離苦道。說完悲哀流淚，拱手謝謝。

◎投豬還債（果報見聞錄）

靈隱晦大師說：高郵三垛鎮，有一鄉下老人，養一隻母豬，生小豬很多，幾年後發了財。忽一夜夢見一人對他說：我還你舊債已多年，現在只欠你一肩蘆蓆了。醒後很覺奇怪，忽家人來報說母豬死了。老人因這母豬有功，叫兒子去埋葬。兒子到一河邊掘坑，忽有一蘆蓆船行來，問他葬什麼？回說葬豬。船夫說：死豬肉可喫。拏一肩蘆蓆掉換死豬。兒子頂了蘆蓆回家；老人看見，因與夢相應，很嘆息。余西堂，號叫卓源，親見此事。

◎雷擊騙米老嫗（信徵錄）

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三日，蘇州養育巷，有母子二人，兒子十幾歲。這日午時，天空忽起烏雲下雨，雷電時繞門前；兒子懼怕，躲到母親懷裏；雷在他母親懷裏提出擊死，母親也嚇死。第二日母親又復甦，說今春有一乳母，抱一嬰兒到育嬰堂照驗，領米三斗回家；因遇雨，借我家躲避。我騙他說：雨久，路上難走，可先抱兒歸；米暫留我家，再來取。他依我話，抱兒回家，使他丈夫來取米；我抵賴不承認。他丈夫回去，叫他自己來；我終不承認。他因沒憑據，只得懊惱回家，被他丈夫痛打一頓；他夜裏吊死。他丈夫將嬰兒送還育嬰堂；要同我理論，也因沒憑據作罷。今天我母子遭雷打死，是應當的。說完，口吐綠水，是膽已破了，到晚氣絕。

◎雷擊奇聞

現在科學昌明，不信因果鬼神；但是常有奇怪事，叫人不能不信。最近我家鄉袁家壩，發生雷打人的事，情節很希奇。有姓張的老婦（隱其名），六十多歲，貪財忘義，人多惡嫌他。一天，帶小孫到臨平地方買物，因疲倦，在某當舖天井中休息；遇一不相識的鄉婦，由談話漸漸親密，閒談多時。鄉婦是來贖金飾的，票洋交當舖後，因解溲出外；老婦趁鄉婦出外，竟將金飾冒領逃去。鄉婦回來，知金飾已被老婦冒去，向當舖理論；當舖因見他們談心，以為是同伴，不肯認錯。鄉婦又怕當舖的威勢，只得哭回家；中途情急投河死。老婦冒得金飾，帶小孩急急奔回。離家一里多路，在黃家漾的地方，忽天起烏雲，雷電很大，黑氣一團，直罩老婦，衣服都成細條，赤身露體，捱雷打死；面胸等處，血跡斑斑，形狀可怕，金飾還未放手。小孫跌在三丈外田溝裏，安然無事，天氣仍然放晴。可見雷擊惡人，並不是偶然遇巧，是確有神明作主。

◎曾心田生為冥官（聶雲臺居士）

曾泳周兄說：卿果天先生，是一端正君子人，他父親，同我母親介石先生是好友。一天果夫的父親對介石公說：令叔宮太保不久要去世了。此事是卿家有一親戚，曾心田，在生作湖南冥官，告訴果夫的父親，說勾冊時，見這消息。太保忠襄公，不多時果然去世。泳周那時十二歲，親聽卿君說。

◎白日斷冥案

上海名畫家某御史說：在京作官時，有某同寮友，因貧兼作大學教員，人多曉得他作冥官。某御史祕密問他，他說：陰間有急案，白日也要去。問：斷什麼案？不肯洩漏。某御史說：此人性情剛直，不誑語。

◎傅鶴岑自記病中入冥

光緒丙午秋，我病溫瘧，醫生誤用柴桂；九月初八日，覺心腹如火燒，求死不得；午時後恍恍惚惚到一衙門，有許多囚犯跪階下，形狀可怕。一官坐堂上，呼我

到案前，命差役拏一本冊子叫我看，冊面寫德渡二字，內有我的名字，下註：事多明察，中少誠實，八箇字，其餘不及細看。差役取呈案上，送我出衙門，聽得遠遠有哭聲，忽覺近在耳旁，睜眼一看，只見收殮的物件都備好了，我已死過多時了，由游敬山、王煥章二君，用大承氣湯治好。後聽妻子說，氣絕的時候，面色蒼黯，身體僵硬，不料活轉。我想此事當他是夢，但是那時氣絕多時，神經已失作用，決不能作夢，這樣清清楚楚，分明是鬼神的境界，實在無疑了。

◎徐雷夢受冥刑改過念佛生西方

徐雷，號叫電驅，浙江樂清人，出身軍營，喜喝酒喫肉。民國庚申年元日夜，夢見一人，手腳綁在四根短柱上；兩鬼卒，用木椿擣他的背，悽慘可怕。近前一看，是自己的身體；一嚇，覺得恍恍惚惚，本身四肢被綁在木椿上了；背上受很重的捶打，痛得大叫。忽微微聽得虛空中有念佛的聲音，隨口跟了念，忽然驚醒；背上還覺得痛。心中害怕，追想平時邪行，慚愧懊悔；又想起聽人說學佛可以了生死，脫離地獄的痛苦，因改過天天念華嚴經、普賢行願品、阿彌陀佛聖號，不間斷。不多日，得病很重，還是拚力誦經念佛；病中看見空中有白光，如圓鏡。一夜對他妻子說：明天佛菩薩來接引我，應將屋裏掃除清潔，預備燒香。第二天洗澡換衣整齊後，端坐念佛去世。

◎謝祥巖謀殺正妻遭雷打死

七都鄉，謝祥巖，在上海作外國人的廚司，一家五口。妻蔣氏，性情樸實，孝順婆婆，常織布貼家用；祥巖要娶妍婦作正妻，與蔣氏離婚，母親不許。祥巖暗同孀母商議，要毒死蔣氏。戊辰年五月十二日將晚時，旅毒物在桂圓湯裏，叫蔣氏喫；忽天起黑雲，大雨，霹靂一聲，祥巖同孀母都遭雷打死；祥巖的陰囊同腿肉打裂，孀母頭面劈去一半。可見惡報很快，能不信有雷神麼？

◎蔣世不忘前世事（佛學半月刊）

河北省武強縣西南，召什村，有劉壽的女兒，生下來就能說話，現已五六歲；自說前生是獻縣鎮上村人，活了六十六歲，在民國十七年三月死，有兩箇兒子，三箇女兒，家中的情形，說得一點不錯。有一次與他前世所生的女兒（現在還活著的），細談前世家務；此事鎮上村的人，無不曉得。此是轉世還能明白前世事的確據。

◎鱧魚報恩（寅畏室筆記）

南京人喜食鱧魚麵；城南河邊有一麵館，生意比別家好。有一學徒，見鱧魚不容易死，雖砍斷還能動，心很不忍，背地裏每天偷揀一條肥大的鱧魚，放入河中；學徒期滿後作夥計，更加多放。被店主得知，停他生意；因失業不能生活，到下關跳江；忽覺腳下有物托住，被人救起；回頭看看江裏，是一群鱧魚團在一處。店

主聽得這事，很懊悔作這生意，改作素菜館；復用他作夥計，生意更好。這是民國初年的事，南京人多曉得；那能說這微小的魚，不曉得報恩呢！

◎不殺牲禽免水難（寅畏室筆記）

我有相識的鎮江人李君，半世不殺牲禽。一次在天津乘船沈沒，半夜飄流風浪中，已絕生望；忽聽耳旁有人說：你半世不殺生，可免一死。忽有浮板觸手；抱住浮板，遇救船得生。從此更加努力作善事，一生隱德很多。

◎怨鬼現相（聶雲臺居士）

潘達微居士，番禺人，長齋念佛，受五戒。在南洋公司擔任廣告事的時候，對八不居士說：有友人在京照相，約定三日取片；到期照相館不肯取出，要他同親戚或朋友來取，或有警察當面；因請朋友同去。照片還未曬，取出片底一看，有一女鬼，在他相後，鬚髮怒目；一嚇暈倒，用薑湯灌了多時醒轉，說我對不住你。朋友送他進醫院，以後時時說見鬼，不多時死了。潘居士受佛戒很嚴，不說妄語；此人是潘居士的親友，所以不說出他的姓名。